

Yue Du



初中生

精品阅读

CHUZHONGSHENG JINGPIN YUEDU DAQUAN

大全

主编 青阳 龙毅



晨光出版社



写在前面

滚滚红尘，匆匆过客，人生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有人选择权位，权位难免淡出时。

有人选择金钱，金钱难免穷尽时。

有人选择爱情，爱情难免枯萎时。

有人选择知识，惟有知识才没有淡出、穷尽和枯萎时。

书，是承载知识的一叶小舟，从远古的竹简到今天的“口袋图书馆”，从蛮荒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愚昧走向聪慧，它使时间变得珍贵，生活变得充实，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其实，更多的时候读书是愉悦的。比如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拧亮一盏橘黄色的小灯，捧读一本妙不可言的好书，读得津津有味，忍俊不禁，浮想联翩……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时候吗？

没有。

有的只是堆着太多的书，一时读不过来的烦恼，这时，就有人想能不能寻找一条进入书山文海的捷径，能轻松而自如地走过去，像吃快餐似的，一会儿就能把肚子填饱。

也没有。

倘真有“捷径”的话，那也要迈动自己的双脚，才能一步一步接近目标。

我们从现、当代的名篇佳作中精选出若干篇章来，并由名家扼要导读，只是尝试着为你开出透视书山文海的一扇小窗，让你

看到艺术审美和哲思领悟的一片蔚蓝天空。应当指出的是，本书所选编的阅读内容只是沧海一粟。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借鉴、消化和吸收其精华，终极目标是激发你的阅读兴趣，培养和增强你的读写能力。

当前我国中学生读写能力的训练和提高，是一项比较繁重和迫切的教学任务，除了课堂教学作为基本手段外，加强课外阅读也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读是因，写是果，有读才有写。内容上有多寡，读多写少，“厚积”才能“薄发”；功能上有分工，读是积累，写是输出。“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是难以改变的规律。如果你能从本书中读出一点儿兴趣，并逐步养成读书的习惯，借“他山之石”来攻一己之“玉”，写出自己的好作文来，那便是编者莫大的宽慰了。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众多学者、作家的支持，在此谨致谢意。但仍有一些选文的原作者未能一一征询、告知，甚为歉憾。我们特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集体管理部代为向作者转付稿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绒线胡同甲7号 邮编100031）。

编者

2001年12月

目 录

• 亲情挚爱 •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1)
墓前	陈香梅 (8)
生日卡片	席慕蓉 (12)
只缘身在此山中 (节选)	张香华 (15)
给女儿的信	董 桥 (21)
弯人自述 (节选)	陈 村 (25)
父亲的玳瑁 (节选)	鲁 彦 (31)
木屐	尤 今 (37)
山茶祭 (学生习作)	楚 女 (39)
喊一声娘 (学生习作)	刘银梅 (42)

• 人间真爱 •

追悼志摩	胡 适 (45)
回忆鲁迅先生 (节选)	萧 红 (48)
灯	巴 金 (54)
初恋	周作人 (57)
信客 (节选)	余秋雨 (60)
地火的情蕴 (节选)	从维熙 (64)
凡·高的坟茔	范 曾 (71)
湖畔静悄悄	刘心武 (79)
穷人的阳光	丁宗皓 (83)

• 读山画水 •

沙漠	[法国] 纪德 (88)
克拉克河谷怀旧	[美国] 海明威 (91)
山口	[德国] 黑 塞 (94)
十月湖上	[英国] 贝 茨 (97)
天生一个石头城	庄之明 (100)
高昌故城 (节选)	林 希 (103)
周庄梦蝶 (节选)	楚 楚 (106)
那个城	孙骏毅 (111)
柳色如梦	季 薇 (115)
山的呼唤	琼 瑶 (118)
残雪断想	岑 桑 (121)
心中的大自然 (节选)	唐 敏 (124)

• 览物撷趣 •

杜鹃	郭沫若 (134)
窗	钱钟书 (136)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140)
昆虫的故事	孙 犁 (144)
黄叶小谈	钟敬文 (147)
清塘荷韵	季羨林 (151)
老黄	席慕蓉 (156)
虾趣 (节选)	秦 牧 (160)
石头记	蒋 勋 (164)
脸谱	张君默 (167)
月台	艾 雯 (169)

• 哲思火花 •

门槛	[俄国] 屠格涅夫 (171)
----------	-----------------

论美	[英国] 培 根 (173)
完美	[黎巴嫩] 纪伯伦 (175)
一滴水	[英国] 拉加托斯 (177)
火光	[俄国] 柯罗连科 (179)
求知	[英国] 罗斯金 (181)
寄托	罗 兰 (183)
蝙蝠	舒 婷 (185)
生命的化妆	林清玄 (187)
真爱	刘 墉 (190)
人生三境界	池 莉 (193)
等待	吴冠中 (195)
自然的美是无限的	鲍 昌 (197)
残思断想	雷抒雁 (200)

• 科技之光 •

进步的自我毁灭	[委内瑞拉] 阿·彼特里 (204)
万年虫	[美国] 理查德·康尼夫 (207)
大熊猫需要“克隆”吗?	潘文石 (210)
楔	李政道 (214)
草原上的马	费孝通 (217)
“还魂草”的故事	伍 律 (221)
生命最初的故事	张晓风 (225)
与猪共舞	漆孝诗 (228)
闪电	蔡玉平 徐大岩 (233)
人体密码——虹膜	王令朝 (236)
丁肇中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丁肇中 (238)
科学的颂歌	[美国] 爱因斯坦 (243)
蝴蝶泉边的发现 (学生习作)	董丽波 (245)

金鱼呼吸 (学生习作)	张 欣 (248)
-------------------	-----------

• 谈天说地 •

书	[前苏联] 邦达列夫 (250)
论礼节与俗套	[英国] 培 根 (253)
天才与对称	[英国] 雨 果 (255)
论沉思	[印度] 泰戈尔 (257)
论生命与幸福	[俄国] 列·托尔斯泰 (260)
贝多芬百年祭	[爱尔兰] 萧伯纳 (262)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	
.....	[美国] 海明威 (268)
说话	王 力 (270)
猴子依然是猴子	吴 昊 (273)
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 (276)
读书苦乐	杨 绛 (280)
什么都快乐	三 毛 (283)
我的学术道路	吴大猷 (287)
爱美也是一种道德	张继高 (290)
走出呵护 (学生习作)	叶晨露 (293)
沉默 (学生习作)	彭玉森 (295)
附录: 寻读经典	(297)

• 亲情挚爱 •

【导读】

一个幽默的作家在描写每一件事时，总有其独到的眼光，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把世事笑着说出来。作者把男女之间的恋爱喻之为“交战”、“攻城”，把未上门女婿求偶行为说成“心存不轨”，把情信、情话喻之为“敌方的炮火”，把家说成是“女生宿舍”，把自己说成是“舍监”、“昏君”。这些调侃、戏谑的语言，无不反映出作者慈爱的内心世界以及新型的亲情关系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一件事情，几个人物，一种心态，一种寻常的家庭生活，能写得如此轻松，妙趣横生，俗中出雅，浅中见深，足见余先生的笔力了。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6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靚（liàng）仔”、“叻（lè）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

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10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17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惟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12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9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脚，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

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yī）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啜嚅（niè rú）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

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得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s, I fear, are infanticid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話，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24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队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啾啾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jiàn）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儿女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慕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样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

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或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力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 21 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了你心理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 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

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子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作家简介】

余光中（1928— ），福建永春人，台湾著名作家。著有诗集、散文集和文论集三十余种。

【导读】

《墓前》在选材上颇具匠心，它摒弃了夫妻间生活中欢乐的一面，只截取了其中最具有悲剧意义的两个片断：一是陈纳德在病势转危时与至友的对话；一是他扶病与“我”和孩子们外出旅行。在叙述中，作者着意渲染悲剧气氛，努力塑造夫君的形象，突出对其的百年恩爱，感情真切，感人至深。

古往今来，凡大手笔其言必出自肺腑，注重性灵，文不求工而自工，《墓前》当如是观。

墓 前

陈香梅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李商隐

9月6日。

今天是你66岁的生辰，假如你仍在人世，今天我将和往时一样为你安排好一个宴会，庆祝你的生辰。但如今你已离我而去，把一切使我快乐的原因一同带去，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怅惘(chàng wǎng)。

记得我最后一次为你祝寿是在病院里，那时你我都已深知你的沉痾已无法挽救，就为此，我更珍惜我们同在的辰光。

昨夜，我曾重读你写给我的信札，重温你对我的深情。信是在百忙中草草写就的，——写于12万米的高空，写于横渡海洋的船只，写于秋季狩猎的荒村，写于夜深人静的旅邸，有些只不

过短短数行，有些是数页信笺，但不论长文与短句，我知道你无时不以我为念。你我相聚的时日虽短，但我对你的爱恋将是与我同生共死。

是的，一年多的时日不算长，也不算短，在这四百多天的时日中，我饱尝失去伴侣的孤苦，更深受心碎神迷的磨折。是谁说爱能有所补偿，在我看来，爱是无法补偿的。你虽已离开人世，而我却不得不生活下去，谁知失去了你的日子，竟是如此枯燥无味，黯然失色。我也曾尝试把这份悲戚的情怀寄托于忙乱的都市生活中，让日子在糊里糊涂中打发过去。甚至有不少人想打开我紧闭的心门，然而我的爱，我的深情，我的欢乐，都于去年夏天与你一同埋葬。

你去世已一年多，但没有一天我不因思念你而落泪，没有一天我不因思念你而追怀以往。我知道，在人世间我无法停顿，我要继续生命的路途，可是，那是一条多么孤独而乏趣的道路。在以前，与你同行在生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花朵、音乐、月亮与星星、春天与阳光。如今呢，只有阴雨与落叶的秋天。

这一向我特别追怀我们初识的日子，既模糊而又凄怨。那栋靠近巫家坝机场的小屋，如今想已杂草丛生，或已破毁，门前的树木，屋后的小溪，能都无恙（yàng）吗？公路上的马蹄声，天空上的机声，还有飞行员告捷凯旋的笑语声，十五六年后的今天对我仍是一样熟悉。午夜梦回，依稀身在昆明，身在沪滨，不敢相信你已死去。想念你，从一个梦又转到第二个梦，梦醒时：“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为了你曾经爱过我的日子，我衷心的感谢，因为我相信我是最幸福的女人，一个曾经真正被爱而又享受过爱的女人。我记得当你我初论婚嫁时我曾对你说：“恐怕我不能适合你的环境。”而你说：“我将会尽我的能力使你快乐。”